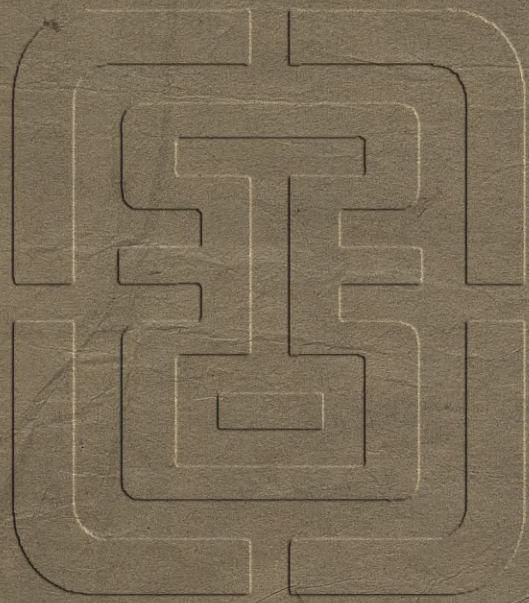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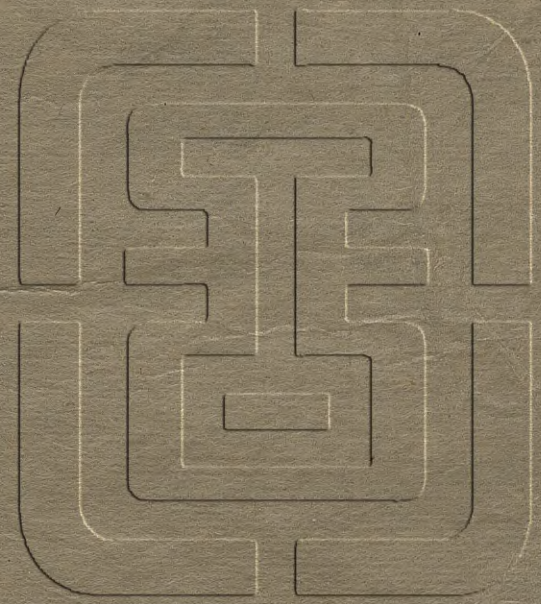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古492

823-3

1122





補瘞鶴銘考卷下

儀徵汪整編

書家傳南史本傳



陶宏景字通明丹楊秣陵人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

以荻為筆畫灰中學書

陶翊撰隱居本起錄云今猶有先生六歲時書已方幅成就

及長讀書萬餘卷善琴棋工草隸

本起錄云隸書不類常式別作一家骨體

道媚李渤撰傳云牋疏精麗為時所重

齊永明十年辭祿止句曲山

本起錄云

始住茅山便得楊許手書真蹟又到諸處名山並得真人遺蹟十餘卷黃伯思云其在華陽得楊許三真君真蹟最多而學之故蕭遠澹雅若為其人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即以

隱居代名梁武帝早與之遊即位後書問不絕大事諮

詢時人謂為山中宰相贈大中大夫謚貞白先生

梁武帝答陶宏景論書書

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臃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勢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笨鈍比並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趨舍無違值筆廉斷觸勢峰鬱揚波折節中規合集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爲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繇串耳六義可工亦當復繇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爲論終歸是習

梁陶宏景與武帝論書啟

伏覽前書用意雖止二六而規榘必周後字不出而二百亦衰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頓極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沈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矣伯英卽稱草聖元常實自隸絕論旨所謂殆同璿璣神寶曠世以來莫繼斯理旣明諸畫虎之徒當日就輟筆反古歸真方宏盛世愚管見預聞喜佩無屈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繼以齊名貴斯式略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弃所溼而無繼不過數

紙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日月願以所摹竊示
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均思者必當贊仰踴躍有盈半
之益

右書啟與瘞鶴銘略不相涉所以備錄者
足見梁時君臣推重之意原書不止此二
通令僅錄入餘可類推已

梁武帝評書

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雖未長成而骨氣峭甚

庾肩吾書品中之下

陶隱居仙才翰采拔于山谷

顏之推論書

梁氏秘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得十
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羲之之體
李嗣真評書後品

陶隱居得書之筋髓如麗景霜空鷹隼初擊

張懷瓘書斷

宏景書師鍾王采其氣骨時稱與蕭子雲阮研等各得
右軍一體其真書勁利歐虞往往不如隸行入能

張懷瓘三品書斷能品

隸書陶宏景行書陶宏景

韋續九品書人論中下

梁陶隱居行草

竇泉述書賦

通明高爽縈密自然排闥

陳繹曾翰林要訣第十二法書

真鍾繇力命尅捷宣示主義之樂毅畫贊黃庭告誓霜
寒王獻之洛神六朝不知名氏曹娥羊叔子遺教序陶
宏景瘞鶴銘舊館壇

黃長睿東觀餘論

陶隱居故自入流其在華陽得楊許三真君真蹟最多

而學之故蕭遠澹雅若其爲人今金陵有許長史舊館
壇碑最先一行乃隱居書又世有畫版帖四十二字與
碑字筆勢同今觀其爲楊瓊瑤作奏章葉與前二書雖
真行不同要非異手作也袁昂論書以隱居若吳興小
兒形狀未長成而骨體甚峭快今審其疏比之鍾王爲
未成就然神韻閒曠那可以峭快目之獨竇泉謂其高
爽自然逸軌奮舉頗近竇云政和乙未歲二月二十二
日長睿觀

鄭樵通志金石略

瘞鶴銘華陽真逸文世傳卽陶宏景也潤州焦山或云

顧况

曹勛松隱集

陶宏景年四五歲以荻為筆灰中草書後遂工草隸緣求宰不遂脫朝服挂神武門而去評書謂宏景師祖鍾王采其骨氣至真草體勢反合歐虞此帖清高閒澹雅有秀韻是知歐虞作略得六朝韻為深帖語似邀屈畫工故其說頗詳云

周公謹煙雲過眼錄

伯機云太平州有重刻本瘞鶴銘然不知以何物為別當叩識者

張與可斯所藏陶宏景小字黃庭外景經

寶刻類編

瘞鶴銘華陽真逸或謂陶宏景

許長史舊館壇碑陶宏景撰并書普通二年正月記

据

四庫全書提要寶刻類編八卷不著撰人姓

氏以宋理宗改筠州為瑞州標目定撰者

為宋末人無疑

宣和書譜所載

陶宏景書楊瓊瑤密辭華陽洞天帖屈畫帖茅山帖帶

名帖茅山仙蹟

李之儀姑溪題跋

趙景修歸自金陵會於瑞竹藏院凡七人陳元俞楊元發明叔張德夫覺夫李端叔覺夫出此書相示世以爲右軍書或爲其語不類晉人然卒不能辨也自歐陽文忠公指華陽真逸乃顧况道號遂知爲唐人書爾後龔前說者必相與排詆殆不復容是正其知耳而不知目天下之公患吾知爲佳字耳何必紛紛於唐晉也

孫鑛書畫跋跋

此銘佳處惟在字畫飛動然筆勢太縱隋以前恐無此法應是李北海以後筆顧况雖無据然唐人善書者多如王士則成德軍等碑筆法與此略相似大約唐人所書耳鶴死而瘞之銘之此等好事亦近唐人所爲

陳繼儒妮古錄

黃伯思以瘞鶴銘爲陶隱居書似矣獨謂以朱陽帖參之絕類則予所不許朱陽帖出於信本蓋不足復疑目其寒峭取姿與銘體方嚴一一相反安得強合

王世貞爾雅樓所藏

陶隱居入山帖

董其昌跋臨瘞鶴銘

十一碑齋補遺卷下
黃涪翁云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無過遺教經今世所傳遺教直唐經生手耳瘞鶴則陶隱居書山谷學之余欲縮爲小楷偶失此帖遂以黃進筆法書之

又曰顏平原書絳州帖所刻蓋師陶貞白鶴銘小異平日學右軍書者黃魯直宗之

又曰書家好觀閣帖此正是病今當以王僧虔王徽之陶隱居大令幾種爲宗餘俱不必學

觀香光三說所以推重鶴銘者蓋極有見地者也一則曰遺教經爲唐經生手筆再則曰書家好觀閣帖此正是病三則曰顏

平原絳州帖師貞白其以鶴銘與王僧虔等比並絕非六朝以後人所書香光雖疎於攷据而深於書法所言當無紕繆

顧炎武跋許長史舊館壇碑

碑首云弟子華陽隱居丹楊陶宏景造隱居手自書前此未有列書人之名者此其始也

亭林先生跋瘞鶴銘爲陶隱居書蓋援此碑字體爲證且西清詩話引陶隱居外傳

云隱居號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見顧跋瘞鶴銘注與鶴銘署款相同又此碑作

丹楊从木亦與丹楊外仙尉楊字同不徒以書勢定鶴銘爲隱居書也

林侗來齋金石考略

予所得張中丞舊本其卷首題云予以嘉靖丙辰提兵清海寇過金焦搨得數幅郡守高維石博雅好古偶談及遂以奉贈蜀眉山明厓居士張景賢記自高郡侯後流傳數家予乃得之可見者不滿百字觀其筆意與舊館壇石大小不同丰度則一也舊館帖於潘次耕先生家見之

許國誠京口三山志

焦山西南曰瘞鶴巖今淪於山麓亂石中壯觀亭之左曰羲之巖宋僧了元詩云朱方瘞鶴右軍奇人石三分記歲時龍躍蛇奔此岩下等閒雷雨恐飛馳

安世鳳墨林快事

此刻爲世壞寶者千餘年而迄無定說無有真見大奇以爲右軍者非以爲隱居者亦非蓋晉梁二世字形尙古今諦翫皆唐人筆意明明其非二公也謂之右軍之奇則可業爲右軍之奇亦何必右軍非右軍也必唐中晚之人無疑惟其書石時隨其高下或仰面或平立皆懸腕擲筆所以千態百致不可狎眎山家幽邃又必自

爲刻鏤所以下筆精神色色呈露况經江波洗濯石理
眞成錐沙尤助其奇耳永叔集古錄云獨得六百餘字
今按其首尾余所得無百而大義已可屬何有六百字
爲且不言六百字果何說是歐未見眞本也蘇有詩王
有述近日董宗伯亦有補書潘有江上山志皆爲未見
而余獨幸家小阮爲我收錄敢詫之以爲山居之耀

按此全是縣揣之詞又無碑版詩文證據
直指爲晚唐人書異哉

吳蘭鶴銘亭記

瘞鶴銘華陽陶隱居宏景之所作而大書特書者也考

隱居天監十一年壬辰歲其弟子周子良冲舉陶爲作
傳是年得鶴於華亭甲午遂化於焦山公瘞鶴銘之其
曰右軍書者以書法之妙謂必出逸少手亦未思逸少
之書法晚年始進更不考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逸
少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卒則成帝咸和九
年甲午逸少年方二十三歲何遂自稱隱逸耶歐陽公
以爲不類右軍而類顏魯公宋黃睿東觀論以爲陶隱
君是也或又以爲王攢非矣或又以爲顧况書謂况亦
號華陽眞逸然則漢之相如遂謂卽趙之相如杜工部
之僕名伯夷可遂謂首陽之伯夷耶亦見其惑矣乃蔡

君謨獨以爲隋代人書第勿深考予惟唯黃睿之說疑者以其不著年耳若王顧諸人自不敢不著年惟陶自謂爲方外人乃不著年數意深矣予以是知必出於陶也睿考陶隱君所著真誥但云己卯以證此銘於壬辰甲午亦不著天監年數迹此而知其說是也又何辯焉

此條以不著年爲方外人所作又是一證

王士正香祖筆記

焦山瘞鶴銘或云王右軍書或云陶顧而金陵瑣事言唐李石續博物志陶隱居書瘞鶴銘顧元慶作銘考歷引諸說斷爲陶書而未及引此證之余門人淮陰張力臣昭作瘞鶴銘辨援据甚博予以遺新安張山來潮刻叢書中不記引此否也

楊賓瘞鶴銘跋

瘞鶴銘爲雷所轟臥焦山之麓夏秋間沒濤波中不可搗冬春之交始涸出而搗又甚難癸丑春滄洲陳明府削其背而薄之矜砌寺壁暮拓較易而損失者二十有六字又其背如唐天寶大厯間跋及宋王瓚等詩皆削去無存存者工又潤色之以是收藏家仍以未削本爲貴此正未削本也磨泐雖多而古意具在譬之西子玉環加以繡羅翠璫非不奪目驚人然較之香水温泉沐

浴初罷蛾眉未掃時相去星淵矣不識染庵先生以予言爲然否

楊賓鐵函齋書跋 林同人
瘞鶴銘

瘞鶴銘考莫詳於張力臣一圖然偃臥一石華表留形三行與江陰真宰三行乃東西平對中間只隔一石非若圖之斜曲也余於甲申三月至焦山拓得歲得於華未遂吾翔山之下仙家相此胎禽浮邱華表留形義唯髣髴事亦唯厥土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掩華亭爰集真侶瘞尔江陰真丹楊外五十六字尙有宰仙尉爽塏勢六字在石隙不可拓若宋人補刻三十二字則又曰

暮未之及也此碑恆沒水中最難拓相傳袁尙之得十六字周吉甫得十七字弇州得數字朱樂圃得四十最多者莫如歐公然亦僅六十餘耳今此拓多至八十餘字豈非造物者于長林獨厚耶

按甲申是康熙四十三年而陳滄洲緝石建亭在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二月蓋楊所搨者仍是崩厓未出水時也跋中歲得于華於誤作于

錢大昕跋汪退谷手書瘞鶴銘攷艸藁

退谷先生瘞鶴銘攷板行已久此乃其手書初藁信筆

數千言絕不求工而楮墨間極生動變化之趣自黃伯思定此銘爲陶貞白書後世罕有異論張力臣獨證以爲顧逋翁書朱錫鬯復舉逋翁集中謝王郎中見贈琴鶴詩以實之然宅曰題王副使焦山別銘圖有云審視要非唐後勒昔年曾與張昭論則朱亦未嘗堅持其說也卷中采力臣說最備獨不取其證爲逋翁者旣博而精吾無閒然矣

陳奕禧隱綠軒題識

華陽隱居陶宏景所自稱也瘞鶴銘所以定爲貞白書用意矯拔飄然有神仙之致與此各極其妙修道之餘乃復潛心藝事當日蕭公往還究論發明書理頗足沾溉來學也

石韞玉瘞鶴銘跋

此銘向在焦山之麓夏水盛時往往沒於江水中風濤激盪歲久剝蝕過半書者有華陽真逸之號西清詩話謂陶隱居號華陽真人晚年又號華陽真逸則爲隱居書無疑矣此本完好者七十二字其餘點畫僅存而不全者又有八字是亦近來之佳本矣

梁章鉅退庵題跋

右瘞鶴銘殘字兩行第一行其紕也三字其字剩下半

紀字剩左半也字全下壬字剩上畫第二行華陽真逸
四字全此拓爲何夢華元錫所藏邊紙題字已滿今節
錄如右李南澗文藻題云乙卯春閏初登焦山訪瘞鶴
銘山僧云墮久矣適順風揚帆榜人催登舟不復詳問
蓋墮水者祇此石也是歲九秋遇夢華三兄於濟南潭
西精舍則壁間適縣此拓紙見之狂喜而余所欲親到
而手摹者猶有待焉凡事遲速有數類如此桂未谷馥
題云此石已墮江中不易可得後千百年安知不似玉
板十三行復出耶翁覃溪方綱題云前年得此雙鉤本
詫爲向所未見今觀此真跡何減焦麓江厓天風襲袂

耶又云王字上半尙隱隱可辨此亦從來拓本所未有
者阮芸臺元題云乾隆丙午秋登焦山卽摩挲此石後
十年始於濟南獲觀此拓紙可補未足之緣曾借縣署
齋兩日與泰山秦篆殘石本同賞皆字內吉光羽也孫
淵如觀察星衍題云往余見瘞鶴銘舊拓本尙有百餘
字後石沒水中或洗剔出數十字又重開失神此拓尙
是未開本可寶也武虛谷億題云瘞鶴銘殘字惟華陽
真逸等字尤難拓何夢華得此數字真是奇觀又馬秋
藥太常履泰八分書題字則常語無關攷訂者也此幅
紙不盈尺字不及十而題者皆一時講金石諸巨公名

手自是希世之珍余得之書賈之手聞此物先至余同年吳棣華廷琛處棣華素不講金石一笑置之後見余縣之壁上乃相與考究源流又大有欲得之意而自歎失之交臂信乎此事之各有緣也聞江秬香言國初楊大瓢藏有未出水拓本張芑堂曾重爲摹刻適增多華陽真逸紀也六字與此紙合未出水如何拓法當是未落水之誤今不但楊本無可攷卽重刻之張本亦未見則此幅真當什襲珍之况重以翁阮二師手蹟耶

包世臣藝舟雙楫

天監井闌在茅山可辨者尙有數十字字勢一同瘞鶴

銘其字同者則筆法結法悉同可證鶴銘爲隱居書而逋翁清臣之說廢已

杭州龔定庵藏宋搨八關齋七十二字一見疑鶴銘始知古人鶴銘似顏書之說有故

按二說自相矛盾然未嘗斥瘞鶴銘非隱居書也

孫星衍寰宇訪碑錄

焦山瘞鶴銘華陽真逸撰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

瘞鶴銘華陽真逸撰

十三碑齋補遺錄卷一
二君精於考證就宋人翻刻壯觀亭址摩崖存字爲斷不遽定何人所書善於闕疑者也

以上所引足見陶隱居書自梁武以下悉從推許彼所謂顧況王瓚皮日休諸君無一字流落人間無從論訂至王士則成德軍碑痴肥濁拙不堪比似若擬以清臣八關齋宋開府二碑安吳善書當別有見

朱彞尊曝書亭集

石墨之傳於今有難以驟讀者天發神讖石斷而爲三

瘞鶴銘裂而爲四又失其腹由是釋文不符覽古者闕其疑可也移易增益其辭不可也曩在白下得祥符周雪客神讖碑攷旣叙而傳之矣淮陰張力臣乘江水歸壑入焦山之麓藉落菜而仰讀瘞鶴銘辭聚四石繪作圖聯以宋人補刻字倫序不紊且證爲顧逋翁書蓋逋翁故宅雖在海盪之橫山而學道句曲遂移居於此集中有謝王郎中見贈琴鶴詩鶴殆出於性所好斯瘞之作銘理有然者自處士之圖出足以息衆說之紛綸矣力臣名昭精書法嘗爲顧處士炎武寫廣韻及音學五書

按張力臣原圖是四石與此跋所云正同
自陳滄洲絙至亭際遂將左第一石鑿而
為二今所嵌之石係五由卽汪攷所列之

圖是也

楊賓云削其背而薄之移砌寺壁卽其證

也

沈大成學福齋集

退谷先生於瘞鶴銘臚舉衆說攷訂精審後千載可無
異論矣近金陵老友程南耕寄示張力臣瘞鶴銘辨書
後一首則云雲林以為陶貞白書或疑不類所云本山

重刻之文上皇山樵下增入逸少三字乃依陳氏玉烟

堂帖而譌考黃董陶所錄原文無此三字陳氏刻於明

代不知何所据而以譌傳譌也又云案皮日休先字逸

少後字襲美

見北夢
瑣言

詩集內有悼鶴詩云却向人間葬

合威此瘞鶴之證也又一詩序云華亭鶴聞之舊矣及

來吳中以錢半千得一隻養之經歲不幸為飲啄所誤

而卒悼之不已遂繼以詩陸魯望和云更向芝田為乞

銘此撰銘之證也又云襲美為唐懿宗咸通八年進士

崔璞守蘇辟軍事判官自敘以九年從北固至姑蘇咸

通十三年壬辰僖宗乾符元年甲午襲美正在吳中其

年相合集內與茅山廣文南陽博士詩皆不書姓字又
憶華陽潤卿博士詩亦不書其姓魯望亦有寄華陽山
人詩與石刻華陽真逸上皇山樵丹陽仙尉江陰真宰
諸稱謂同所謂得於華亭經歲卒與銘詞合文筆亦復
相類集內他處稱丙戌歲庚寅歲皆不書年號又非獨
貞白為然也又云是銘疑為龔美所作而華陽北固之
間無上皇山之名南宋卜陵奏云直以上皇青
山之雄翼以紫金白鹿之秀豈龔美
以右軍遺蹟在會稽而已亦字逸少遂假其名以傳世
歟向傳為右軍書亦非無故也右南耕之說如此是又
出黃董陶張之外而別自為說者余雖未敢遽信以為

然然其言亦似有可取者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
說旁引而曲證古人不廢也南耕名嗣章上元名宿與
蔗畦兄弟亦世好故備采於後以相質

按此條援引甚確惜未知書勢而較鑿空
之談有別袁枚隨園隨筆亦主是說山志
此條刻夏之蓉而非沈大成何也

金鰲金陵待徵錄

瘞鶴銘舊傳陶貞白書或曰顧况或曰唐王瓚凡三說
程嗣章据陸魯望寄皮襲美有上皇山樵之稱定為皮
日休因据日休詩卻向人間葬令威為瘞鶴之證龜蒙

詩更向芝田為乞銘為撰銘之證較劉無言之說近理矣劉說見東觀餘論唯於逸少二字既言董黃陶所錄原本本

無乃玉烟堂增入又言龔美以已字逸少而假右軍之名則自相矛盾

吳錫麒游焦山記論瘞鶴銘

按潤州圖經稱此銘為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書蘇子美黃魯直多以為然世遂於上皇山樵下譌增入逸少字廣川書跋以為右軍生癸亥卒辛酉咸和四十八年始去會稽其時未嘗至朱方華陽又非其郡邑所望不得以此為稱歐陽公亦以為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

不知何人書也東觀餘論以華陽系號疑為梁陶宏景宏景自稱華陽隱居不云真逸歐陽公又謂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而趙明誠金石錄云唐史及况文集皆無此號惟况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則又不云真逸且書者既自署上皇山樵亦何得因華陽之名轉相牽引乎其立石有峯嶽微士丹陽外仙尉江陰真宰峯字偏小疑是蓬字之缺潘岳滄海賦其中有蓬萊名嶽青邱奇山蓬嶽仙真所居故取以為名也丹楊郡漢治宛陵晉治秣陵以山多赤柳得稱史遷年表亦作楊字若今之丹楊故雲陽縣唐天寶初始號丹陽觀此亦

可知爲唐以前人所書也

按彖字之說僅見此條他皆未及也

翁方綱銘書出陶貞白辨二首

是銘撰書立石皆託於仙侶自昔著錄之家初無定說其以爲王右軍書者自唐人所著潤州圖經始而宋黃山谷蘇子美及郡守趙潛元郝經伯常皆因之以爲顧況者則沈括存中及焦氏筆乘也以爲陶隱居者西清詩話研北雜志周暉金陵瑣事據唐李石續博物志劉昌詩蘆浦筆記據茗溪漁隱叢話王觀國學林董道廣川書跋黃長睿東觀餘論以及馬子巖柳貫陶九成顧

元慶都元敬孫克宏顧炎武林侗之類凡數十家其闕疑而不敢定者則自歐陽集古錄朱勝非秀水閒居錄李之儀姑溪題跋以及張力臣汪退谷王若林諸家也以理論之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江陰真宰丹楊外仙尉之類皆無姓氏可考自以闕疑爲是况華陽真逸乃撰人非書人似尤不必鑿指爲陶貞白矣然世所傳華陽隱居真跡一帖其書實與鶴銘相類董文敏容臺集云昔人以瘞鶴銘爲陶隱居書謂與華陽帖相類然華陽是率更筆文氏停雲帖誤標之耳又云停雲館刻載華陽帖以爲陶隱居書實歐陽信本行書也又跋九歌

云此種行楷自陶隱居鶴銘出華陽隱居帖稍屬寒峭或歐陽信本學陶然皆在二王之外也又按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云此銘字體與舊館壇碑正同其爲隱居書無疑又云梁上清真人許長史舊館壇碑天監十七年陶宏景正書今在句容縣茅山碑首云弟子華陽隱居丹陽陶宏景造隱居手自書而徐壇長圭美堂集云舊館壇碑潘稼堂所藏碑旁原有刻字一行云一行乃隱居所自書也不知何人以濃墨塗之隱隱可辨顧遂以爲皆隱居書非也問一行後何人書曰昔人云乃其弟子孫文韜書也形乃扁歐字前一行畧不同方綱以此

數條參互考之雖皆未有以斷其必爲陶書而義有相

近其去王右軍顧逋翁顏魯公皮松陵

近有目爲皮襲美者予有辨見

後之諸說則勝矣亦不特顧亭林引西清詩話謂陶隱

居晚號華陽真逸之爲足憑也且予考宋人所著寶刻

類編云許長史舊館壇碑陶宏景撰并書則豈其宋時

人亦爲濃墨所欺耶舊館壇碑旣爲陶書而華陽隱居

帖又與是銘相類則卽以爲陶隱居書奚不可者耶

容臺集去山谷老人得筆於瘞鶴銘其欹側之勢正欲

破俗書姿媚昔人云右軍如鳳翥鸞翔跡似欹而反正

黃書宋旨近之又云瘞鶴銘陶隱居書山谷學之余欲

縮爲小楷偶失此帖遂以黃庭筆法書之文敏此條拈
出黃庭可謂得書勢之正矣因記竇靈長述書賦曰通
明高爽緊密自然擺闔宋文峻削阮妍載窺逸軌不讓
眞仙猶龍髯鶴頸奮舉雲天此賦數語雖論其平日他
書然其何與是銘相似也以愚淺見遠稽隸體則夏承
范式皆類託於中郎載考正楷則昭仁冲遠亦旁附於
永興縱使傅會非眞而深測體原波瀾莫二則今日之
品瘞鶴銘者目以貞白書不爲河漢也與其渾概存諸
無名氏書正不若例以陶書得爲書家測量體原也今
之學者於考訂經義往往憑演說以實之不肯闕疑而

遇此評藝可借問津之處則又故爲矜慎不知欲俟何
時始得證佐乎愚竊謂瘞鶴銘直著其爲陶隱居書可
也

焦山瘞鶴銘書撰姓氏自宋迄今紛無定
論然指爲陶隱居者十之七而以爲王逸
少者蓋本玉烟堂有上皇山樵人逸少書
又焦山瘞鶴巖一名羲之巖故耳又緣黃
山谷瘞鶴銘大字右軍書至顧况王瓚皮
日休或因道號偶合或因詩事適同遂各
創一說以相牴牾特循是者不過十之三

耳嘗攷書史會要陶隱居書自梁武帝以
後評者十數家不似顧王皮絕無書名表
見於世且有舊館壇碑可證或讓者固華
陽真逸而書實署上皇山樵當別是一人
此說良是不知古人用意不似今人之好
名昔李邕碑版自書自刻以書署已名而
以刻爲伏靈芝安知隱居不如是乎託名
如亡是公烏有先生無論已卽東園公夏
黃公角里先生之類不一而足而顧謂區
區瘞鶴小事銘詞小文而特市其名乎吾

知古人必不爲也余讀陳汪兩公瘞鶴銘
攷而獨折中於翁覃溪直指爲隱居所書
之說矣

舊館壇碑寶刻類篇已指爲陶隱居書顧
亭林林侗人皆舉以證瘞鶴銘當非臆說
至天監井闌刻字雖未署款實與鶴銘相
類足見梁時所尙字勢誠如王昶引董文
敏評黃庭經必出楊許諸人手飄飄有仙
氣其爲通明遺跡無疑

吾鄉阮文達公嘗舉晉永和專與隋大業

鐵鑊字謂出陶匠之手而字跡尙與篆隸相通何以鍾王書絕無篆隸遺意蓋爲宋人閣帖所愚蔽者也試觀瘞鶴銘可有一筆似閣帖乎此銘蓋發源於篆故曰篆銘不朽亦顯自其所從出也

又曰焦山瘞鶴銘與萊州鄭昭山門字相較體似相近若東龕石室銘則合鶴銘爲一手矣卽以字勢定時代應當爲隱居所

書

翁方綱銘序下三行非重刻辨二首

陳滄洲汪退谷所爲圖皆曰側石仰石仆石其言宋人補刻三行三十四字卽在仆石之背上又言一石如枕斜連則上爲江陰等十二字下爲爽塏等十九字是也依此而言似斯銘存三石耳然汪考第二圖卽張亟齋原圖也以江陰一段爽塏一段斜連爲一石而以朱方立黃一段自爲一石依此而言又似四石矣然滄洲之考具載其時題贈之作若殷譽慶詩曰峨峨五石羅山腰張師孔詩序曰命工鑿險得五石金璧詩序曰絙其石得五枚吳之騷詩序曰絙挽五石置亭其上江珮詩曰須臾五片芙蓉出徐時允詩曰猶存五片石戴文英

詩曰五色纍纍五星周儀詩曰五色峩峩危復安卞
恆曰欹側向背各有字得石凡五聚一亭謝遵王詩曰
五色取次出洪濤張潛詩曰安置山頭凡五石是以牛
氏金石圖無名氏鶴銘考與注考第一圖皆以爲五石
無疑者也同時人詩曰命工輟輯若鎔成聯珠合璧從
茲一又曰斨合全無斧鑿痕又曰鍊石都無霹靂痕又
曰縫出重淵反舊觀斨綴無痕驚鬼斧合此數句觀之
則其實集五石爲一又可知也蓋宋人補刻三行之說
從不見於昔人著錄乃自滄洲作者始言之而汪退谷
王若林又皆沿其誤其誤之所自則由於誤讀馬子嚴

題一條耳

宋古洲馬子嚴題云余淳熙己酉歲爲丹陽郡文學暇
遊焦山訪此石刻初於佛榻前見斷石乃其篇首二十
餘字有僧云往年於崖間震而隊者余不信然遂拏舟
再歷觀厓間尙餘茲山之下二十餘字波間片石傾側
舟人云此斷碑水落時亦可摹搨因請於州將龍圖閣
直學士張子顏發卒挽出之則甲午歲以下二十餘字
偶一卒曰此石下枕一小石亦覺隱指如是刻畫亟併
出之其文與佛榻所見者同持以較之第缺二字而筆
力頓異乃知前所見者爲寺僧所給耳因摹數本以遺

故舊据馬子巖此題則所稱甲午以下二十餘字卽今朱方三行張力臣汪退谷稱爲宋人補刻者也蓋馬子巖所謂見佛榻前斷石爲寺僧所給者彼時果有此重刻三行二十餘字一石而其石今不知何往矣馬子巖云相較筆力頗異卽是以此真刻三行相較知其筆力頓異也今所傳朱方去云三行二十餘字筆力蒼古正與銘內他字的是出於一手無疑而安得誤會馬題之佛榻別刻一石爲此三行之石耶此張汪考之語大約出於焦山寺僧無据之譌傳遂信以爲實耳今宜明辨其誣者也客曰汪氏攷手蹟原藁云力臣所見之一石

側一仰一仆立石旌事三行卽刻於仆石之背滄洲太守欲彙爲一處因鑿其餘石而出其背文於是仆石一化而爲三矣据此則此三行原在仆石之背豈非後人另刻之驗歟予曰今旣嵌砌數石於亭其所謂背刻者不可得而辨識矣然就拓本驗之朱方之下天其之上尙空五寸許之地且其空隙處是斜迤而下之勢必是原石如此知前後不能就平也當日瘞鶴作銘原非一律坦平大石如刻碑之式也則焉知非原刻至此轉而就其背石接刻之乎若果出於宋人重刻應擇其平正之石而重刻之何爲刻於迤斜不平之背石乎况馬子

巖題語原以佛榻前之石為重刻故謂為寺僧所給也
 既以佛榻一石為重刻則此刻於石背者其非佛榻前
 之一石可知矣是惟其刻在背正是原刻之確驗也而
 今則面背並排砌於一處其字畫之奇古氣格之蒼渾
 豪髮無可歧說者豈宋人所能為乎自今當一掃宋人
 重刻之謬說矣

余向謂朱方三行為宋人補刻之說僅出
 張汪兩攷前賢諸跋皆無一言及之屢欲
 置辨而無据也懷疑者非止旦夕今獲觀
 翁閣學則由誤讀馬子巖題一語不覺先

得我心服其慧眼也獨怪張汪兩公皆以
 工書稱而不能審其書勢翫其用筆與原
 刻何若遽加以宋人補刻之字噫異矣哉

